

中华后妃全传

名人全傳

壹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华后妃全传

主编 张之健

第一卷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华后妃全传

作 者：张之健

责任编辑：张秀峰

责任校对：张秀峰

装帧设计：新悦翔

出版发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印 刷：北京通县大中印刷厂印刷

开 本：787×1092毫米 16开

字 数：2800千字

印 张：115

版 次：2002年4月第1版

印 次：200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000

书 号：ISBN 7—5387—1536—3/I·1397

定 价：380.00元

出版前言

在几千年中国社会的政治舞台上,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以帝王将相为主角演绎了中国一幕又一幕的历史。而作为重要配角的皇帝后妃们,也以她们非凡的才智和容貌,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着煊赫的角色,她们中既有英明辅佐帝王,推动历史车轮前进者;也有因一己私欲助纣为虐,从而阻碍了历史进程者;更有甚者,则扮演了祸国殃民、使历史的车轮倒行逆转的角色;而为数更多的则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寂寞梧桐锁深秋”的后宫中凄凉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翻开漫长的中国历史,透过那沉沉的宫墙帷幕,我们不难发现高大巍峨的宫院里洋溢着阴沉沉的悲风;豪华壮丽的殿堂弥漫着冷森森的杀气。花容月貌、珠环翠绕的粉黛背后是一幅幅狰狞的面孔。那些国色天香,曾埋没在荆棘杂草中的佳丽,有的昨天还是人下之人,一朝选在君王侧,立刻平步青云,在那美女如云的沉沉后宫里和那些名门佳丽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权争宠斗争。她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凭着那过人的聪明才智,丰富的生活经验,高超的手段,狡诈的伎俩,利用君王的昏聘好色的特点,挫败了对方,把持了宫廷的大权,并置对手于死地,真是几多欢乐几多愁!宫帷的斗争并不比战场上刀枪厮杀逊色,它更让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而作为封建时代妇女中地位最高贵的后妃们的争斗,表面上是争宠、争风,实际上她们的命运轨迹、兴衰荣辱、坎坷沉浮无不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联。她们为了挫败对手,有的交结宦官,有的勾连外戚,在朝廷内外,形成了一股影响极大甚至左右朝政的势力,这就使中国的历史长河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漩涡,透过她们的生活,我们可以更为深刻地发现,在封建伦理统治下的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道德观念一直在束缚人们的思想,它使中国妇女为之窒息,但严酷的宫廷斗争也告诉了我们,中国妇女不甘于这种禁锢,她们始终在挣扎、呐喊,在和须眉一试高下,从

某种意义上讲,闭塞、神秘的宫廷既是封建社会的历史缩影,也是一幅中国封建历史的民俗画卷,从她们的身上,我们可以更为深刻地了解封建社会的全貌。

然而,自人类社会步入文明时代以来,在宗法制度支配下的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是男权为中心,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关于后妃活动的记载的书籍自然就少得可怜,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遗憾之所在,有鉴于此,我们组织国内著名的史学、文学专家,历经数十载,编著了这部《中华后妃全传》,尽量让读者多视角,全方位地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以为今之借鉴。本书以历史传记文学的形式通过“名后贤妃”、“擅权乱政”、“香消玉殒”和“风流艳后”四大内容结构,将每一位后妃从关于正史中的记载、野史传说、宫禁隐私与权力斗争、艳史遗闻等各方面进行全方位展开,较详细地介绍其生平事迹、喜怒哀乐、生死沉浮,科学地评价其功过是非,如实地反映历代宫廷制度和生活,突出揭示封建专制主义、外戚和宦官政治以及数陈与后妃有关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重大历史史实。一个个真实的、立体的、客观的并且是直观传神的传主形象跃然纸上,从这些后妃的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人生的悲喜剧,也看到了封建社会人吃人的实质。

历史的车轮在飞速前进!“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透过茫茫的历史,我们应该怎样去认识她们;评价她们?我无言以对,这是一部描写中国古代后妃的书,却更是一部血淋淋的历史,我衷心地希望我们的男性读者不要为此而改变你对女性的看法;而女性读者也不要为此而刻意改变自己,你可以掌握一半世界,但无须去控制男人,否则,在男人与女人之间,永远有写不完的血泪。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们真诚地期盼通过本书的推出,结识更多的朋友,若此书能对读者有所裨益,也就达到了我们编写的初衷了。

《中华后妃全传》编委会

目 录

第一篇 名后贤妃

邓太后传 (东汉和帝刘肇皇后)

一 显贵家族	(1)
二 和帝宠贵	(5)
三 即皇后位	(10)
四 太后临朝	(10)
五 策立安帝	(11)
六 勤政爱民	(11)
七 太后风范	(13)

梁太后传 (东汉顺帝刘保的皇后)

一 诗书家教	(22)
二 顺帝贵人	(23)
三 临朝听政	(25)

独孤皇后传 (隋文帝杨坚皇后)

一 严父择婿	(29)
二 佐夫称帝	(30)
三 皇上独宠	(32)
四 错选皇子	(33)

萧太后传 (辽景宗耶律贤皇后)

一 入宫册后	(35)
二 参预朝政	(40)
三 新帝登基	(46)
四 太后辅政	(52)
五 垂暮交权	(63)

孝庄太后传 (清太宗皇太极庄妃、顺治帝生母、康熙帝祖母)

一 黄金家族	(75)
--------------	------

中华后妃全传

目

录

二

二	托媒入金	(79)
三	皇太极谋汗位	(86)
四	册封五官	(95)
五	皇太极暴逝	(98)
六	幼主登基	(107)
七	少年顺治	(114)
八	多尔袞之死	(127)
九	顺治大婚	(143)
十	母子冲突	(150)
十一	多情皇帝	(170)
十二	送别亲子	(180)
十三	太后辅政	(187)
十四	芳魂永驻	(202)

第一篇 名后贤妃

邓太后传

和帝皇后邓绥出身于东汉洛阳显贵家族，15岁被和帝选美人宫。因集才艺与美德于一身，令后宫的美女相形失色，独得和帝的宠爱。她荣登皇后宝座后，令许多大臣肃然起敬，她以德报怨、谨慎自律，处处以国家大事为先，并杜绝外戚身居要职。当她身为皇太后，临朝听政时，极力辅佐安帝整理朝纲、大赦天下、遣归奴婢、兴办学校，要求皇家子弟读书进取。虽然她也没逃出权仗的魔力，但在她摄政期间，后宫井然、政通人和，为后人所称颂。

一 显贵家族

汉章帝建初六年（公元81年），东汉乌桓校尉邓训的夫人生下一女，取名“绥”，她便是日后汉和帝的邓皇后。

邓绥的父亲名训，是东汉开国元勋、太傅邓禹的第六个儿子；母亲阴氏，是东汉开国君主光武帝光烈皇后阴丽华叔伯兄弟的女儿。

正是这样一个世代显赫、以诗书传家的名门之内，养育出了一位合于封建礼教规范的淑女。邓绥不仅在血统上继承了祖辈和双亲，而且在家风的沐浴下，从小就显露出异乎常人的智慧与才华，养成了高尚的情操和品德。

邓绥有同胞兄弟5人，哥哥邓鹭比她年长4岁，4个弟弟是邓京、邓悝、邓弘、邓阓。至于邓府中的叔伯兄弟、姐妹，那就更多了。

邓府这样的公侯之家，男孩从童年时期起就要读书识字，先是读些启蒙读物；年龄稍长，就要研读《论语》、《诗经》一类的儒家经典了。府中有为男童特设的讲堂和读书的场所，有教师讲授。邓绥是女孩，本来与这种场合无缘。奇怪的是，学堂却成了她经常涉足的地方。从清晨到傍晚，常常可以见到她的身影。邓绥事实上成了邓府学堂里唯一的“编外”女童。这一事实的存在，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邓绥是老夫人的心肝宝贝，掌上明珠。她虽然时常到学堂去，但却从不忘记到老夫人那里去请安。邓绥到学堂读书，老夫人是知道的，得到了老夫人的默许。既然如此，那府中还有谁敢说个不字，以至于冒犯老夫人？

其次，邓绥对学堂里的各位哥哥们很有礼貌，举止端重。她虽然年纪小，但读书的成绩却不差，以前她在父亲闲居时在读书认字方面就不比哥哥邓鹭差。到了学堂里哥哥们学习经传的时候，经传书中的什么“微言大义”、“三科九旨”啦，并不是每位

学童都能理解的，而小邓绥由于专心读书，又聪明过人，对书中的旨义，领悟得很快，多有心得。起初，有的哥哥不服气，常常从经书中找出一些难题来难问他。每遇到这种情况，邓绥不仅能完满地回答，而且能滔滔不绝地讲得条理分明，有根有据，有时比老师讲得还明白，小妹妹成了哥哥们的小老师。因此，学堂里的哥哥们都欢迎邓绥到学堂来跟他们一起读书，对小妹妹爱护备至。

再说，邓绥毕竟是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从年龄上看，她同哥哥们一起读书并不会令大人们操心。

还是做母亲的对女儿更关心些。阴夫人见女儿一心用在读书上面，对居家过日子的事毫无兴趣，长大后可怎么办？在封建时代，对于女孩子所要求的“四德”是什么“妇德、妇容、妇言、妇功”，而不是什么读书写字。随着女儿年龄的增长，母亲的这份忧虑也与日俱增。就在邓绥过十岁生日的那天，阴夫人经过再三的考虑，严肃地向女儿提出这个问题。她说：

“绥儿，今天是你十岁的生日，都长成大孩子了，妈很高兴。你从小就很懂事，从未让妈跟你操过心。可是……”

小邓绥从未见过妈妈这样严肃地跟自己讲话，看表情和谈话语气，感到妈妈的心情似乎有些沉重，自然心里很着急，便说：

“妈妈，您有什么要说的话就快跟孩儿讲吧。孩儿不懂事，一定会听从您的指教。”

阴夫人接着说：

“这就好。妈妈是说对不起你啊，没有让你托生个男孩。你聪明懂事，又喜爱读书，若是个男孩，长大后必定能有出息，光宗耀祖。可是，你是个女孩子家，跟男孩子不一样。这些话我早想跟你说，可是一直没讲。今年你都十岁了，还是整天只是读书，从不练习‘女工’，长大以后谁给你做衣裳穿啊？妈总不能养你一辈子吧！”

听妈妈讲这番话，邓绥心里很难过。她知道妈妈从小就偏爱自己，从来没有被打骂过，自己也没有惹妈妈生过气，让妈妈跟自己操心。妈妈为操持家务，侍奉奶奶，照看弟弟，爸爸又长年身在边关，这一切，邓绥都看在眼里，恨自己不能帮妈妈做些什么。在小邓绥的记忆里，妈妈从不指责自己做错了什么，而总是告诉自己应该怎样做。这次，妈妈向自己严肃地提出读书与“不习女工”的问题，邓绥心里很不平静，觉得自己太对不起妈妈了：当时她根本没有工夫思考自己该不该读书？女孩子为什么就一定得专习女工？如此等等。妈妈向自己讲这件事时的神情和谈话语气，总是在她的脑海里盘旋。邓绥下决心：不到学堂读书去了，决不要让妈妈为自己操心难过。

妈妈同邓绥谈话过后的第二天，她便同姐妹们一起学习女工，练习裁布做衣，也有说有笑。可在心里，邓绥怎么也舍不得放下心爱的书本，向往书本里所展现出来的美妙世界。有好几天的晚上，邓绥睡不好觉。她终于心里一亮：我怎么不白天同姐妹们练习做针线活，在晚上当姐妹们玩耍的时候再看书呢？邓绥怎么想就怎么做，这也是她从小就养成的一种性格。于是，她每天的生活又换了一个新的模式。

邓绥白天练习女工、晚上读书的这件事，很快就被家人们知道了。阴夫人见女儿这样，只是在背地里摇头叹气，她不好向女儿再说些什么了。

在邓府的学堂里，邓绥的哥哥们见她不再来听课，都觉得缺少了什么。可不久他们便知道了小妹妹白天习女工、晚上读经传的秘密，心里都为她高兴。到了十二岁的

那年，邓绥已精通《论语》、《诗经》等儒家经典，在学习上一点儿也不比学堂里的哥哥们差些。

邓绥这种“志在经典”的求学精神和毅力，在她的哥哥们中间影响很大。说不上是她的哪一位叔伯哥哥送给了她一个雅号，称她谓“诸生”。这个雅号很快便从学堂传遍了邓府，府中上下几乎无人不晓。在汉代，“诸生”是人们对那些在学校或学馆读书的学生、子弟们的统称，当然都是男孩子。邓绥是女孩子，哥哥们送给她这个雅号，主要是因为她酷爱读书，同时也有几分向她开玩笑的意思，但全都是善意的，出于对小妹妹的一片敬佩之情。

在读书的问题上，最理解邓绥的倒是爸爸邓训，别看他对5个儿子管教得很严，就个人爱好而言，邓训从小“不好文学”，并因此常常受到父亲邓禹的批评。但是，邓训并不是认为读书无用或讨厌读书，他所经历的宦海风波使他感到：有些问题的答案，或许在书本中能够找到。女儿的酷爱读书，特别是见识的增长，常常引起爸爸的暗自称奇，感到自己的几个儿子都远远不如自己的这个女儿。

邓训在乌桓校尉任上，曾因梁扈一案的牵连被罢官，在家一呆便是四年；后来起用他为护羌校尉，边境上的事务更是千头万绪。汉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大将军窦宪受命将兵镇守武威（今甘肃武威）。窦宪因邓训通晓治理羌人的方略，上书请求邓训与自己同行。后来，窦宪案发被杀，邓训幸亏平时与窦宪关系疏远，才免受牵连。就在窦宪案发的前前后后，邓训日夜惶恐不安。邓训是个忠厚宽和的人，对于朝廷中的权势之事不感兴趣，但又不得不应付，常常为此而苦恼。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无论大事小情，邓训总是要向女儿讨教。在父亲面前，邓绥从不发表滔滔不绝的高论，而是用她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谈今比古，从故事中引发出答案，但又不点破，让父亲自己做出决断。就这样既为爸爸解开了疑团，又不损伤爸爸的自尊心。因此，爸爸经常与女儿详细讨论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女儿成了爸爸的顾问。

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邓绥12岁。按照东汉王朝挑选宫女的制度，每年派官员到京城洛阳附近乡间挑选“良家童女”，年龄在13—20岁之间，凡是“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择视可否”，按规定邓绥在入选之列。这时由于父亲邓训的病死，邓绥须为父服丧三年，入宫的事才被暂时搁置下来。

父亲的病故，对小邓绥精神上的打击太大了。在出殡前的那些天，她整日哭泣，粒米不进，只是有时喝点水，总是望着灵堂的神主牌位发呆。出殡的那天，邓绥哭成了泪人，晕倒在送葬的途中。父亲安葬后，邓绥按照当时贵族之家子弟为父母守丧三年的规定，在一千多天的日日夜夜里，身穿孝服，粗食饮水，不食食盐蔬菜，憔悴得变成另一副模样，连家人都有些认不出来了。守丧的三年中，父亲生前教她读书认字、同她商讨军国之事的情景，总是一幕幕地在脑海中萦回，她怎么也没有想到父亲会这样早地离开人世。对父亲的哀思以及守丧期间的不食鱼肉、食盐、蔬菜，使得瘦弱的邓绥常常处于神志恍惚之中，她还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啊！

守丧期间，邓绥曾做了一个奇特的梦，以至于醒来后还记得一清二楚。在梦中，她飘飘然升上了天空，空中除了几朵白云外，便是一望无际的蓝天，再什么也没有了。上下四周，一片正青颜色。她伸手摸呀，摸呀，边摸边在心里想道，这下我可摸到蓝天了。突然，眼前出现了钟乳石状的奇景。乳石的顶端，有泉水一滴滴地落下。邓绥感到有些口渴，便仰面接饮泉水，水一滴滴落入口中。泉水入口，邓绥顿时觉得

清爽无比，沁人心脾，似乎给肌体注入了无限的活力，守丧以来的萎靡不振，立刻被驱散得一千二净，感到自己真是有些飘飘欲仙了。这时，邓绥想到守丧时她问妈妈，爸爸死后到哪里去了，妈妈告诉她说：爸爸上天了。为此，她有多少个夜晚举目凝视星空，希望爸爸从天上降下来同自己见面，可是总未能见到爸爸的身影。此刻，她想自己这时已经在天上，吸用泉水后又身轻如燕，为何不在天上向前去寻找爸爸？为此，她使足了力气，用脚使劲一蹬，只听得轰隆一声，自己整个身体好像是从高山之颠跌向万丈深渊。惊恐之中醒来，原是一梦。奇怪的是，醒来后她觉得自己确实是在天上喝了钟乳石滴下的泉水，清爽无比。

第二天清晨，邓绥把自己做的梦从头到尾向妈妈详细地讲述一遍，阴夫人也感到这个梦很奇特。更令阴夫人惊异的是，当她在向女儿注目时，发现女儿的两只眼睛炯炯有神，甚至比她爸爸在世时还光亮。阴夫人心想，女儿莫非真是吃了天上神仙赠给她的灵丹妙药，不然的话，怎么会神情与以往如此不同？托神仙的保佑，让我女儿服丧以来的病弱身体快些复原吧！

几天以来，阴夫人总是想着女儿的梦到底是怎回事，将来能应验什么。一天，她终于命家人请来一位在当地很有名气的占梦先生，想问个究竟，为女儿圆梦。阴夫人向占梦先生把女儿的梦复述一遍，讲完后抬起头来望着占梦先生，听他怎样解释。先生沉默了一会，站起身来摆了一下手说：“请夫人原谅，恕我不能圆这个梦。”

“先生不要顾忌什么。今天请您来圆梦，是吉是凶，你照直说就是了，我并不指望这个女儿将来大富大贵。”阴夫人见占梦先生不肯开口且起身要走，以为女儿的梦预示将来不吉祥的事，便恳求先生向自己明示。

“夫人，您想错了。这梦并不是不吉祥，而是吉不可言，老朽不敢说出口啊！”

听占梦先生这么一讲，阴夫人顿时转忧为喜，紧接着说道：

“老先生，在我们这个太傅府中，没有外人，今天在场的，只有您我二人。老先生尽管照实说就是了，不要顾忌什么。”

占梦先生怎会不知他是来到赫赫有名的已故邓太傅的府上给人占梦？有了阴夫人的这一保证，先生方开口说道：

“当年帝喾高辛氏的儿子放勋，曾经梦见自己‘攀天而上’，后来果然于平阳（今山西临汾县）由唐侯践天子位，人称帝尧。商王成汤曾梦见自己上摸苍天，后来果然在鸣条战败夏桀，于亳都践天子位。夫人的女儿梦见上摸青天，这都是圣王做过的梦，难道不是吉不可言么？不是我不肯讲，这话若是传出去，上方追究下来，我有几个脑袋？”

阴夫人听占梦先生圆梦的一番话语，心中暗自高兴。她命人把占梦先生送出府门，给了一笔丰厚的赏金。阴夫人并没有把占梦先生说过的话讲给女儿。

时隔不久，阴夫人又命人请来一位相面先生给女儿相面。当邓绥被引见的时候，只见相面先生尚未仔细端详便惊讶地失口说道：

“这孩子，长相与成汤的骨法一样！”讲完后，先生还是有些惊慌不安。

阴夫人见此情景，知道先生后悔自己有些失言，便劝慰说：

“老先生请放心，这里除了女儿便是我的贴身婢女，没有外人。我女儿的长相是富贵还是贫贱，我们都不会向外人讲的。”

“那就好！那就好！”相面先生进屋相面，坐不暖席，只说了两句话，领了赏金便

道谢告辞而去。

相面先生讲的话，使邓绥一家人暗自高兴，但都不敢向外宣扬，怕因此招来是非。

不久，邓绥的叔父邓陔知道了嫂夫人给侄女占梦、相面的事。当他闻知占梦和相面的二位先生的言语，感慨地说：

“我常听人说过：‘能救活一千条性命的人，他的子孙后代必定会得到封爵。’兄长当年以谒者的身份为朝廷监督治理石臼河，他的一封上奏，便使得每年少溺死几千名治河民工。若是天道可信的话，哥哥一家人必定会蒙受天降洪福。”

当年老太爷邓禹在世的时候，也曾感叹地说过：“我统帅百万大军攻城略地，征战多年，但从未曾多杀一人，为的就是给子孙后代积一点阴德，子孙后代中必定会有人因此而兴旺的。”

自西汉董仲舒大讲“天人感应”以来，在汉代的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中，都很重视天命、天意，相信占梦、相面一类的迷信活动。邓府中的老少上下，也不例外。《后汉书·后纪上》记载了有关邓绥的这类故事，以便把她后来的贵为皇后、临朝执政说成是天意，也是不足为怪的。

二 和帝宠贵

汉和帝永元七年（公元95年），邓绥年方15岁。这时已出落成一位婷婷玉女，绝代佳人。

邓绥的才貌出众，汉和帝早就有所耳闻。当16岁的邓绥首次被引见给汉和帝时，这位年仅18岁的年青皇帝，立即被邓绥的美貌所吸引，接连召见侍寝，并立为贵人。

邓绥入后宫掖庭便被立即立为贵人，这是很罕见的事，也反映出她所受到的宠幸。这对于常人来说，殊遇足以使人受宠若惊，忘乎所以，而年仅16岁的邓绥，却以冷静的头脑，处之泰然。她的言谈举止，立身行事，深受汉和帝的嘉许。

邓贵人深受宠幸的主要表现，是她的经常进见皇帝，侍寝君王。与此相联系的，当然是阴皇后的独守空房、宠幸日衰。邓贵人为此而感到忧虑，所以每当应该她进见皇帝时，她便推脱说身体有病，希望汉和帝能到阴皇后所居的正寝中歇息。

当时后妃们为汉和帝所生的十几个皇子，一个个都短命夭折，邓贵人深为皇帝的继嗣问题而忧虑。她建议皇帝多多地选进“才人”（才人的爵秩，于后宫中位在皇后、贵人、美人之下），希望有更多的才能经常侍寝君王，以便为和帝多生皇子。似乎她并不以自己会受到冷清而在意，邓贵人一心一意地为皇帝、皇后着想，用心可谓良苦。在汉和帝的后宫中，唯有邓贵人是皇帝的知己。

无论邓贵人在阴皇后面前怎样事奉有礼，曲己待人，阴皇后因邓贵人的得宠而遭到皇帝的疏远，毕竟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以阴皇后的见识和修养，她只能直观地认识到是邓贵人入宫才使得自己所曾受到的宠爱日衰，她不可能再从其他的角度去看问题；邓贵人为维护阴皇后地位与尊严所作的一些努力，她似乎一概没有看见；更谈不上什么遇事要反求诸己、薄责于人了。所以，当阴皇后看到邓贵人在后宫中的德望与日俱增的时候，她竟然气急败坏，居然采用巫蛊的手段，诅咒皇帝害病早死。古

人迷信，所谓巫蛊，即是说巫师使用邪术加祸于人。有的是把诅咒的对象刻成木偶人，埋入土中，日夜诅咒，使其害病或早死。阴皇后以巫蛊诅咒皇帝一事，当时并未立即被发现。

说来也凑巧，事过不久，汉和帝果然害了一场大病，而且病得很重。在汉和帝病危的日子里，阴皇后虽然表面上不得不装出悲伤的样子，服侍皇帝，但内心却有压抑不住的喜悦。皇帝憔悴的病容，一点也未能打动她早已变冷了的心肠。

一天夜里，阴皇后独自居于屋中，她在心里想着：皇帝的病是不会好的，没有几天活头了，这巫术可真灵验啊！她盘算着：皇帝一死，她随意立一个小皇帝，自己当然会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执政。第一件事当然是除掉邓贵人，出出这口恶气。想到这里，阴皇后竟情不自禁地说出声来：

“这个可恶的东西，没你几天得意的了。几天后我一旦得志，一定要把邓氏家族满门杀尽！”

说完这句话，阴皇后自己也有些失言。环顾左右前后，屋内空无一人，阴皇后这才放下心来。

谁知隔墙有耳。就在阴皇后说这句话的时候，她的侍婢正端着果品盘从窗前走过，准备送入皇后屋中。阴皇后的话，一字不漏地送入侍婢耳中，使侍婢大吃一惊，盘子几乎从手中脱落。定了定神，侍婢才镇静下来。这个颇有计心的女孩子，很快地便做出了判断：如果随即进屋送果品，皇后必定怀疑自己方才听到了她的自言自语。如果皇后杀人灭口，岂不白白地葬送了自己这条小命？主意一定，侍婢便转身回步而去。直到过了半个时辰，侍婢才再次给皇后送果品，果然安然无事。

夜已经很深了，侍婢还是睡不着。可能招来的横祸是躲过了，悬挂着的心也安稳下来。可是，毫无睡意的侍婢此刻又想到了邓贵人，为她未来可能遭受的厄运而担忧。侍婢在后宫中同邓贵人平时虽然接触不多，但知道她为人和气，心地善良，春天母亲病故时，她得知后还送给自己些银两，帮助安葬母亲。平时，从不对宫女、隶役耍威风，同皇后恰恰相反。阴皇后素来对身边服侍自己的宫女很刻薄，特别是近半年来因失宠而烦躁，常常拿侍婢们出气，有时甚至打骂，宫女们都只好忍气吞声，可心里都很怨恨她。今晚意外地得知皇后要向邓贵人下毒手，想来想去，决定甘冒风险把消息传给邓贵人，使她提防些，以此来报答贵人对自己的厚恩。

当邓贵人从侍婢那里得知皇后想要杀害自己全家人的消息后，因忧愁皇帝病情而破碎了的心，此刻犹如一团乱麻。邓贵人也知道，皇帝的病体恐怕是难以好转了。万一皇帝在自己的前面离开人世，那不仅自己性命难保，邓氏全家都要跟随遭受横祸，那可怎么办啊！邓贵人怎么也想不通：自从入宫以来，自己总是处处委曲自己，从未在什么事情上对不起她，可她为什么偏偏同自己过不去，定要把自己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呢？回顾入宫以来一幕幕的往事，邓贵人在两个贴身宫女面前，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竟失声哭泣起来，一边流涕一边说道：

“二位不要见怪。你们跟随我的时间虽然不长，可在心里一直把二位看成如同是自己的亲妹妹。今天到了这种地步，有些话只好讲给二位妹妹听了。以后如有机会，想法转告我的家人，也算咱们姐妹没有白白相处一场。”

听贵人这样讲话，二宫女不知贵人究竟是怎么了，这是往什么路上想啊？想劝解吧，又不知从何处劝起，于是也都跪下跟着贵人哭泣起来。二位宫女的哭泣，反倒使

邓贵人顿时镇静下来。只见她擦了擦泪水，拉着宫女的衣袖说：

“好妹妹，你们千万不要这样，快些起来听我把话说完。你们都能看得很清楚，我竭尽一片诚心来尽力侍奉皇后，却得不到神明的保佑，眼见皇帝的病体难以好转，万一皇帝离开我先走，那皇后能容得我们邓氏家族的人吗？我一定是不知在哪里得罪了上天啊！万一皇帝……，我也不想再活在这个世上了。可是，妇人虽无从死之义，……”讲到这里，邓贵人停顿了一下，便又接着说道：“然周公身请武王之命，越姬心誓必死之分。上以报帝之恩，中以解宗族之祸，下不令阴氏有人彘之讥。”

邓贵人自幼熟读经史，她这里是借用三个历史故事来表白自己的心志。可是，二个宫女怎会懂得这些，便问道：

“贵人，这后两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

邓贵人告诉宫女，这是历史上的三个故事。她见宫女仍用困惑不解的目光眼巴巴地望着她，便说：

“好吧，那就让我把这三个故事讲给你们听听。”

“周公身请武王之命”，说的是西周初年周武王身患重病，弟弟周公旦向祖宗即太王、王季、文王的神灵祈祷说：“还是让旦代替武王受责而去死吧。”

邓贵人引用这个故事，是用来说明在特殊情况下，“从死”是可以的。

“越姬心誓必死之分”，说的是春秋时期楚昭王的姬妾越姬，本是越王勾践的女儿。一次，楚昭王外出游玩，越姬随从。秀丽的山川，使得楚昭王兴致勃勃，他回首问越姬：

“玩得高兴吗？”

“高兴是高兴，只是不能天天总是这样地快乐。”越姬答。

楚王说：“我愿与你从生到死总在一起，天天都这样的快活。”

越姬说：“君王今天郊游，玩得很高兴。在这个时候，君王却要贱妾发誓与您同生死，贱妾怎敢从命？”

后来，楚昭王果然害病。在病榻上，他梦见天空有红色的彩云环绕着太阳，形状犹如一只展翅的飞鸟。醒来后，楚王感到这个梦很奇怪，便派官员到周天子所居的王城，请周天子的太史给占梦。周太史对楚国的使臣说：

这个梦预示着上天有大祸要下降，从“赤云夹日”来判断，恐怕要降临到楚王的身上。不过么，要是祈祷上天，也可以把祸灾移到楚王将相的身上。那样的话，楚王便可以安然无恙了。

楚使回到郢都，把周太史说过的话向楚昭王复述一遍，楚昭王听罢后说道：

“将相犹如孤王的四肢手足，寡人怎能为了自己便把上天降下来的祸灾移到他们的身上，我不能那样做！”

侍立在一旁的越姬听了楚王同使臣的这一段对话，深受感动，激动地向楚王说：

“大王的品德太高尚了！以大王的德行，贱妾请求今日随同大王一道死。大王，请允许贱妾向您解释一件过去的往事：当年贱妾陪同大王郊游，大主要贱妾发誓与你同生死，贱妾当时没有发誓，原因是大王正富于春秋，又是玩得正高兴的时候，谈什么生死，那多不吉利。今日见大王用礼义治国，以臣民百姓为重，身为君王，尚且不惜一死，何况贱妾轻微之躯？贱妾甘愿先走一步，在地府再尽心侍奉大王。请大王再允许贱妾多说一句话：当初虽然未用口发誓与大王同生死，可在心中却已经答应了。

贱妾听人说：讲信义的人，就是从不做违心的事。”

“越姬说完这番话，便当即在楚王病榻前自杀而死。”

“后来呢？”宫女问。

“后来楚昭王确实很快就病死了。”

邓贵人在生死离别之际，尚能镇静从容地给宫女讲历史故事，讲得娓娓动听，似乎方才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似的，像平时灯下说今比古那样。再看二个宫女，脸上的泪水早就干了；她们已被故事带到了古代的世界。可是，对于邓贵人来说，时至今日，她哪有闲心和兴致讲什么历史故事啊。主仆三人，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有说什么。看来，邓贵人不想再讲下去了。可是，宫女中年龄最小的那个却突然问道：

“贵人，你方才说过的那个‘人彘’，又是怎么回事啊？”

这位年纪不到13岁的宫女，被历史故事感染得忘记了贵人是在什么场合和时刻给她讲故事的。年纪大些的宫女望了伙伴一眼，怨她不懂事，都什么时候了，贵人哪有闲心讲什么故事啊。邓贵人见此情景，嘴角上现出了与往常略有不同的一丝微笑，接下去说道：

“是啊，小兰妹妹，听我再给你讲‘人彘’的故事：

“这个故事说的是本朝初年，汉高祖有一个最宠幸的夫人叫做戚夫人。戚夫人是定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人，自高祖攻占定陶得到戚姬后，宠幸无比。高祖即皇帝位，她的结发夫妻吕雉被立为皇后，戚姬被立为夫人。戚夫人为高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如意，后封为赵王。这时，已立吕后所生的嫡长子刘盈为太子。高祖认为太子仁弱，说太子长得不随自己，常常想要废去太子刘盈，立戚夫人所生的如意为太子，说如意长得随自己。当时，高祖正在关东同项羽争夺天下，南征北战。戚夫人年青貌美，因而出征时经常跟随着高祖转战各地，而吕后因年长色衰，便与丞相萧何一道留守关中。戚夫人知道高祖百年之后，吕后不会容她，便经常在高祖身边哭泣，促使高祖改立如意为太子。高祖确实多次想要改立赵王如意为太子，无奈大臣们反对改立太子，留侯张良又从中为吕后出谋划策，高祖终于在驾崩之前未能改立太子。

“高祖驾崩，太子刘盈即位，他就是孝惠皇帝。惠帝仁慈柔弱，国家大权掌握在吕后手中。吕后辅佐高祖平定天下，很有功劳。她为人刚毅，从心里怀恨戚夫人，因为戚夫人不仅使她失宠，而且想要以自己的儿子取代太子刘盈。因此，惠帝即位不久，便把戚夫人囚禁在永巷，并指使人把赵王如意用药毒死。赵王如意被毒死后，吕后便指使人砍断戚夫人的手足，挖去她的双眼，用药薰耳，使戚夫人耳聋，口不能言语，并使令她居住在窟屋中，把戚夫人叫做人彘，彘就是猪。几天后，吕后召见惠帝去窟室观看人彘。到现场一看，人被弄成这个样子，一打听知道她便是戚夫人，惨像目不忍睹，精神上受到强烈刺激，便从此而得病不能起床。不久，惠帝便病故了。”

小兰听到这里，眼睛又湿了。邓贵人见此情景，便说：

“故事都讲完了，你们听明白了吧？我今天给二位讲这三个故事，是告诉你们在道理上虽然妇人不能‘从死’，可是从死的事自古便是有过的。周武王不是也诚心想过从死吗？越姬不是已经从死了吗？我决定从死，上可以报答皇帝对我的深恩厚义，中可解除邓氏宗族的灭门大祸，下可以使皇后无法把我变成第二个人彘，以免她像吕后那样遭受当世和后人的非议。别看皇后同我过不去，我从死也是成全皇后的名声啊。

“二位小妹妹，你们侍奉我一场，临别我没有什么可送给你们。今天我用这么长的时间给你们讲三段故事，算做我赠给你们的礼物吧。我没有别的路可走，咱们就此分别吧。”

说完，邓贵人起身便去取早已准备下的毒酒，要饮毒而死。二位宫女马上站起来拉住邓贵人，全力制止。争执之间，惊动了左右，宫人赵玉从屋外急步走了进来。

其实，赵玉在窗下已站立了半个时辰。邓贵人给宫女讲的故事和她们彼此间的对话，他听了大半，心里也跟着着急。当他听屋内争执时，便立即穿门而入。赵玉极力禁止贵人服毒，大声喊道：

“贵人，不可这样，千万不可这样！”

赵玉的喊话，邓贵人哪里听得进去？她只听得有人在喊，喊些什么她似乎根本没有听到。见此情景，赵玉灵机一动，心想：贵人今日寻死，与皇帝病危有关，我为何不……。想到这里，赵玉便大胆诳诈贵人，喊道：

“贵人，不可这样。方才有使臣入宫来报说，皇帝的病已经好了！皇帝……。”

邓贵人耳中闻听有人喊“皇帝”，这皇帝二字，在她的脑海中犹如一声霹雳，把贵人给震醒过来。只见邓贵人立稳了脚步，回首两眼发直地问道：

“皇帝，皇帝他……他怎么的了？”

没等赵玉开口回答道，邓贵人又说道：

“是啊，我怎么能这样地就走了呢，还没有当面告诉皇帝一声……”

赵玉见邓贵人并没有听清楚他说的话，便放低了语调，进前说：

“贵人，我是特地来告诉您，皇帝的病已经好了。”

“什么？你再说一遍！”邓贵人问。

“贵人，我是特地来告诉您，皇帝的病已经好了。这是方便臣入宫传言，让我立转告贵人的。”

赵玉最后说的这遍话，邓贵人才全部听清楚了。

在邓贵人通往地府的路上，是她耳闻“皇帝”二字，才止步回首；而“皇帝病好了”这五个字，犹如一副灵丹妙药，使邓贵人有力气又重新回到了人间。

邓贵人在得知皇帝病好的喜讯后，虽然精神为之一振，可她的身体却不由自主，像一滩泥似地坐在席上。二位宫人见贵人已放弃寻死的念头，精神已恢复正常，便扶持贵人上床歇息。

夜更深了，贵人与二位宫女疲劳了半天，早就进入梦乡。这时，后宫中除了更夫和守门卫士外，只有赵玉一人怎么也睡不着。她心里在想：自己在紧急中诈言皇帝病体痊愈，虽然劝阻了邓贵人的寻短自尽，可万一皇帝真的驾崩，……再说，无论如何，诈言皇帝病情，这事传扬出去也是死罪呀！因此，这一夜赵玉心里一直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说来也奇怪。第二天果然有消息正式传入宫中：汉和帝的病体已经康复。

皇帝大病痊愈的喜讯，使得后宫除阴皇后以外的人都十分高兴。在高兴的人群中，有谁能比得赵玉呢？她不只是为皇帝、贵人而高兴，她庆幸自己最担心的诈言皇帝病体痊愈竟然出人意外地成为事实，还会有谁会来问他的诈言之罪呢？

三 即皇后位

永元十四年冬，汉和帝下达诏书，立邓贵人为皇后。邓贵人接到诏书后，辞让再三，最后还是接受了皇后的印玺，在正宫坐上了皇后的宝座，正式即皇后位。

从史书的大量记载来看，邓绥被立为贵人后，处处维护阴后的皇后地位，从未有僭越的行为，甚至阴皇后被废时，她还为之求情，再三表示不愿被立为皇后。这一切，都是邓贵人的行为表现。在思想深处呢？邓贵人真的对皇后宝座毫无兴趣、甚至于厌烦吗？真的从心里不想当皇后吗？不是的！邓绥入后宫八年的言行表明：她时刻处处严以律己，曲己待人，即使是宫中的隶役，她都施之以恩惠。一句话，邓贵人在后宫中时时处处以天下母仪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德冠后庭”，这不是想做皇后又是什么？她对阴皇后的尊敬，事实上是抬高了她自己地位。所以，当邓贵人真的坐上皇后宝座的一刹那，可以说是邓绥一生中最为开心的时刻；为天下母，正是邓绥入宫以来的梦寐以求。

四 太后临朝

汉和帝元兴元年冬十二月辛未日清晨，刘肇驾崩于章德前殿。

25岁的邓太后，自汉和帝驾崩那天起，她已不再是四年前善事皇后与皇帝、曲己待人的邓贵人，也不再是四年前辅佐皇帝、主事后宫的邓皇后了。她事实上已是君临天下的一国之君，因为襁褓皇帝不过是刚过百日的婴儿。25岁是邓绥一生的转折点，政治地位上的骤然变化，使她告别了过去，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在中国历史上继吕太后之后又一位君临天下长达17年之久的临朝太后。

邓太后临朝所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任命太傅与三公。

同月，封皇兄刘胜为平原王。

三月甲申日，葬孝和皇帝于洛阳东南30里的慎陵，庙号穆宗。

三月丙戌日，清河王刘庆、济北王刘寿、河间王刘开、常山王刘章开始离开京城到外地的封国。以上诸王作为汉和帝的兄弟，令他们离开京师，这对于邓太后的临朝执政来说，显然是个有利的因素。其中，清河王刘庆与汉和帝关系最亲密，参与诛灭窦宪，深受汉和帝恩宠。诸王就国，太后特地对清河王刘庆加以殊礼，异于诸王。刘庆的儿子刘祐，年13岁。太后因小皇帝幼弱，担心夭折，便有意立刘祐为帝嗣，因而在清河王就国时，把刘祐同他的嫡母耿姬留居于清河邸。

遣清河王刘庆等诸王就国，是邓太后临朝后为安定局势所做的第二件大事。

邓太后临朝后所做的第三件大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大事，那便是赋予邓氏兄弟以军国重权。

四月丙寅日，以虎贲中郎将邓鹭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鹭弟黄门侍郎邓悝为虎贲中郎将，弘、闾皆为侍中。

车骑将军在东汉是不常设的官职，秩禄比三公。邓鹭以车骑将军仪同三司，三司